



编者按 通常,我们判断一个活动做得成功与否,一个直接而迅速的衡量标准就是扫视现场:看看有什么重量级的人物以及他们所占的比例——这也许是一个可笑而肤浅的方式,却总是很有效,至少它显示了这个活动的人气指数、关注程度和凝聚力度。在卡塞尔文献展的50年回顾展从德国移动到重庆的展览上,如果我们把刚才的逻辑直接套用进来的话,这个活动无疑是成功的,因为他们负责文化领域的副市长、卡塞尔文献展档案馆馆长……都随策展团队亲临了现场。就在我们还在猜测“卡塞尔文献展”的成功是不是具备了政治推动的国家背景时,来听听当权者、策展人他们自己的回答,或者我们会从德国人擅于自我反省和与生俱来的严谨逻辑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卡塞尔文献展的前世今生——采访卡塞尔文献展档案馆馆长卡琳·斯腾格尔

Before the Kassel Documenta and after

— Interview with Karin Stengel (the Curator of Documenta Archiv)

● 采访者: 宋真 Recorded by Song Zhen

宋真 (以下简称“宋”):很高兴您作为卡塞尔文献展档案馆的馆长,今天随“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一起来到中国巡展的现场。据我们所知,您并不属于这个展览的策划团队,那您是以什么身份参与到这个展览中来的呢?仅从展览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您所负责的档案馆其实与这个展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您与策展人在这个展览中的支配权是如何划分的呢?会不会带来展览的混乱?而“卡塞尔文献展档案馆”与这个展览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Karin Stengel (卡琳·斯腾格尔):仅从名字上看,我们的确非常容易混淆,很多人会误会这个展览是我们“卡塞尔档案馆”主办的。可实际上,“卡塞尔文献展50年——移动的档案馆”的策展人

是独立的学术团队。事实上,卡塞尔文献展历届的策展团队和我们的关系都是相对独立的。

卡塞尔文献展最初成立的那个时代,“档案馆”原本并不存在,但随着卡塞尔文献展越来越规范、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们开始有了一个观念:就是针对这个展览特殊的文献性质,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文献展的文献展——所以,我们这个机构就诞生了,它收集关于文献展的一切资料:图片、文字、通信书函、参展作品、策展人手记、各地关于文献展的报道和评论……只要是与文献展有关的,我们通通不放过,第一届卡塞尔的资料我们都收集、保存和展示着。所以说,我们的档案馆就是一个关于文献展的文献展,是文献展过程的全纪录。

今天这个展览,实际上去年在卡塞尔就展出过了,是作为纪念卡

塞尔诞生50周年的一个回顾展览,所以,其中展出的很多文字和影像资料作品,都是从档案馆外接的,这也就是我不是策展人却参与这个展览的原因。但具体怎么做这个展览,除了涉及展品的安全和版权问题外,我完全不参与策展人的意见。他们具有充分的学术独立,就像每一届的卡塞尔策展人一样。

宋:您刚才提到,你们收集所有关于卡塞尔文献展的资料,包括各地的媒体报道。那就目前而言,你们收集的种种信息反馈中有中国部分的吗?如果有的话,可以具体告诉我们是哪些媒体?在你们获得的信息中,中国人是怎样看待这个展览的?事实上,我们作为当代艺术的专业杂志对卡塞尔文献展一直非常关注。

Karin Stengel:很遗憾,我们现在收集到这方面的信息反馈还非常非常地有限。这也是我这次来中国的目的,我希望通过面对面的接触,了解这个展览巡回回到世界各地时,当地人是怎么认识这个展览的。尽管卡塞尔文献展在现在已经举办得非常成功,可真正了解这个展览的人还是少数,更不要说关于它的历史,我想很多卡塞尔的原住民也不一定知道。

2007年第12届卡塞尔的策展人就有个非常有意思的计划,他设计了一个媒体的参与板块,在这个项目中,他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杂志,来为他收集和回答一些问题。通过这样的互动,我们可以更加凸现文献展的文献性质——作为5年才举办一届的展览,它呈现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充分反应这个阶段里世界当代艺术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所以,通过卡塞尔50周年回顾展的世界巡回、新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媒体计划等等,我们可以进一步收集到不同国家、地域、文化、层次的人对这个展览的态度究竟如何,这其中也包括中国。

宋:我们都知道,每隔5年,卡塞尔文献展都会在世界当代艺术的期待中闪亮登场,作为对一个历史阶段的记录和未来发展可能性趋势,它有太多值得我们期待的理由。而你们作为文献展的文献展,每天都存在运转,却几乎鲜为人知。因此,能为我们谈谈你们作为卡塞尔文献展相对独立的机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呢?

Karin Stengel:我们的人员、经费、整个运作的方式都与卡塞尔文献展独立。因为每一届的卡塞尔文献展都会有不同的策展人,这些策展人也相对独立。不同的是,他们是临时组建的团队,而我们是常

设的非营利机构。

说到运作,我们现在和世界上大多数的非营利机构一样,遇到类似费用困难的问题。目前,经费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当地基金会的捐助,还有一部分会来自展览本身——它其实可以赚钱,例如我们有关于展览的纪念品,或是展出艺术品的印刷品,可以对世界各地来看卡塞尔文献展的公众出售。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经费拮据,让很多专业的展览越来越低俗,越来越商业化。很多大馆和美术馆效仿这样的做法,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主动去做这些经营的,而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样做。

我们定期对公众开放,所有的资料按照时间的顺序分门别类的呈现;我们也会定期举办一些专题性的展览;同时,针对特殊研究的学者,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申请,对未开放的收藏进行查阅。例如下届展览标识的设计师,她也是下届展览策展人的女朋友,她就曾在我们档案库里查阅了大量过去的资料,才得到创作这个标识的灵感和理念来源。

我想,伴随对卡塞尔文献展的关注,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卡塞尔文献展档案馆”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每一届文献展结束后,那些不可再现的展览现场和展览前后的上下文,就只能在档案馆找到完整的再阅读的可能。

宋:档案馆是整个文献展的文献库,而您又是档案馆的负责人,对卡塞尔文献展的历史和当下肯定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最后,是否可以从您的角度谈谈,卡塞尔文献展与今天世界上其他重要的周期性艺术活动有什么区别?例如和与它齐名的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相比,卡塞尔文献展的独特性是怎样体现的?

Karin Stengel:我想,文献展更大程度不是呈现当代艺术当下是什么样子,而是对艺术现状和现象提出反省。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在文献展成立之初,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告诉世界:德国不仅仅是一个坏蛋,它仍有优秀的东西,有值得我们去热爱的艺术。而这种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可以说是历史责任感,这是其他展览所没有的。

- 1、十字架之精神 照片 吉尔伯特·乔治
- 2、此刻的城市—城市的消解 综合材料 容·赫伦
- 3、更美好的家园 综合材料 凯丽·詹姆斯·马绍尔

